

抗戰時期一頁回憶(二)

赴美洽運鐵路器材記

陳廣沅

杜局長捧一跤之後

第四天晨又起飛向中途島去。島在東北方約一千五百哩。飛行五、六小時無異動。到達時方知有兩島，在西者較大稱沙島 Sand，在東者較小稱東島 Eastern，兩島共同面積祇二方哩。現在祇用作飛機海船停留站，島上并無多居民，我們亦住航空公司招待所，吃住都佳。以上諸島皆為美國在太平洋上之領土，平時毫無用處，戰時則用為軍事補給站。

第五天我們登機時出了大事！杜鎮遠先生同我吃完早餐，聽到「請上飛機」的呼聲時，我們就悠悠閒閒地走向飛機去。水上飛機與碼頭間有兩條長跳板，板上此時有露水甚濕。杜先生走在上面，一個不小心，摔倒了。幸而好，沒有跌到海裏去，但他老先生自己起不來，由兩三位洋人把他扶上飛機，坐着甚好，立起來就痛。飛機師隨即打電報給夏威夷公司叫準備救傷車到醫院照X光。這一次飛行約二千哩，在機上，杜先生就躺在臥舖上，大小便非有人幫忙不可。四時許到達火奴噠 Honolulu，住瓦齊齊 Waikiki 大旅館，非常豪華，而且門外就是出名的瓦齊齊游泳場。杜先生下機後隨即送入醫院照X光，知右脛骨

跌斷，隨即用石膏綁起，送回旅館休息，暫時不能走動！這一下我糟了！杜先生這個人是閑不得的，他是「五花腸子六花心」，主意多得很；他睡不着不得動，他就叫我寫信打電報。一會兒寫封信給曾部長，一會兒寫封信給宋子文。一會兒打個電報到中國，一會兒打個電報到美國。中文電報真纏人，要譯成號碼，這譯電真是苦事，以前都是手下人辦，現在要我自己辦，我就變成祕書、起稿、繕寫、譯電、庶務、護士，一脚踏！住了五天，火奴魯魯街上未去過一次，電影未看過一次，海泳未去過一次，一天到晚陪着他，代他寫，代他辦！真正苦矣。

問飛機幾時開，飛機公司說不開了，「此地到洛杉磯有三千哩吃不消，請你們坐船罷！」於是乎等船！等到有船上船開行後，風浪甚大，我暈船！走了將近一個禮拜才到洛杉磯隨即改乘飛機到華府。十幾天來他用兩個拐杖撐着走路，倒不覺疼痛。到華府先去醫院將石膏包去掉，再照X光，骨頭已接上了，醫生切囑仍用拐杖走路，斷腿不可下地，一禮拜後試試不痛再說。

宋子文主持的機構

公事要緊，杜先生仍攙住拐杖去見宋子文先

生。我同杜先生一進門，宋先生眉頭一縐，滿臉不豫之色，用純練的英語說：「我知道了，你先去看劉景山（竹君）先生！」杜先生一句話沒有說得出口，隨即出來，打聽劉景山在那兒辦公。杜先生在路上寫了許多說帖，并準備了一番說話，都沒有機會發表。

原來宋先生辦公室很簡單，有一個英文祕書叫拉西門 Reginald 歐洲人，他同華府各部會都熟，一個中文祕書是朱光沐（秀峯），原在東北為張少帥之軍法處長；還有一個掌管密電的女祕書是俞月英小姐。另外有幾個美國人供奔走，最主要的一個就是魏老二 Willauer，非常得力。其下祇有一個交通部顧問室，主持人就是劉景山先生；他的公事房設在 1001 Vt. 二樓。我們當日就到劉的公事房，當時祇有一個男祕書叫涂光華，係法國留學生，兩個女華僑打字員，係姊妹兩個，妹妹是宋先生的庶務李雲聲的太太，杜先生見了劉先生就將滇緬鐵路對於抗戰如何如何地重要，抗戰已到緊急關頭，所有海口都已被封，抗戰物資非由仰光進口，由滇緬鐵路運到昆明轉發昆鐵路到重慶再轉向前方。鐵路器材，趕緊運入以備趕工。說得十分切實而火急。劉先生聽後就說，現在第一步要向美政府說明緊急與重要，等他們

說願意幫忙時方有辦法。

大使館與胡適大使

我們暫時無事就到中國大使館報到，并拜望胡適之大使，大使館鄰近黑人區，街道固不整齊，屋宇亦不甚堂皇，比較麻省大道上英法諸大使館之漂亮威武，不能比擬。裏面房屋甚大，當時胡大使在會客，我們就同游建文、崔存璘諸位認識了。幾天之後大使館有人打電話說：「胡大使請你們二位星期日早晨九點鐘到雙橡園大使官邸吃早飯。」

雙橡園地方甚大，佔地近廿英畝，四面皆樹，中間矗立着一座三層木質大廈，廈後有一對大橡樹，故名雙橡園(Twin Oaks)，廈前草地廣大，大使請客或雙十慶祝會時都在此開園遊會。臨時，大使館派車來接，一進雙橡園大門，就有一條長馬路曲折折直通官邸。我們先被引到一間客廳坐着，俄而胡大使出來敘話，并領着參觀各室，有一室完全中國家具，陳列着古瓷花瓶、玉器，掛着名人字畫。隨後就引入飯堂，看見窗外花木扶疎，室內一圓桌，祇擺了四個座位。當時胡夫人沒有來美，由游建文太太代表為女主人。我們的早飯是燒餅油條豆漿稀飯，四個小菜碟子；在美國吃到如此早飯真是意想不到。吃完稍坐，我們就辭出，但已經十一點多鐘矣。游太太年輕貌美，膚色晶瑩而紅潤如處女，為中國在華府之第一美人。

我看了幾天情形，讀了幾天報紙，同時與幾位中外同事閒談，才知道租借法案原為幫助英國打德國而設，德國希特勒 Hitler 與義國墨索里尼

Mussolini 橫行歐洲時，英法抵抗不住，缺乏抗戰器材，美國國策為堅守中立，美總統羅斯福 Roosevelt 將槍砲偷偷運助英法，無如德潛艇在大西洋轟炸美船，美國人不願意。於是羅改變方針，叫英法「現錢自運」Cash and Carry，他將軍火賣與英法，由英法自行運輸。後來英法因庫空虛無力自購，更無船自運，而羅先生又不甘視希臘猖獗，於是改國策為租借法案 Lend and Lease Act，由國會通過，這一下羅就大張旗鼓，用欠帳辦法將船與軍火租借與英法，由英法簽借約存案。這時

英國駐美大使館有幾千軍火專家、運輸專家在工作，此為租借法案之由來。宋先生想在此時應用租借法案代中國政府索取軍火與物資，但美政府整個目標在歐洲，對於中國被日本侵略情形不甚注意，也不甚關心。宋先生手下雖有拉西門及魏老，以及其他說客在白宮與國會為中國政府說話，效力甚小。杜先生雖將說帖及一切材料單送與劉先生，并無下文，我們就悶坐在旅館中聽信。

聽了三個月毫無進展，杜先生腿已養好，可以不用拐杖走路，他老先生熬不住這無聊的等候生活，六月底七月初他要回國，叫我一個人在侍候着。原來我們兩人住旅館，一切吃住皆實報實銷，費用甚大。他說：「在你駐美期間每月給旅費三百美元，國內新津照舊留作養家。如有進展隨時報告國內。」如是安排，他就隻身回國去了。原來我出國時，祇說為期三月，現在變為無期徒刑了，沒有辦法祇好住下來待機做事。

在國防供應公司工作

杜局長回國後我就在宋子文先生主持之中國

國防供應公司 C. I. S. 交通部顧問室辦公。我不住旅館，我在 16 街一家私人公寓找到住所，房間住客有三、四人，管理者為一法國老太婆。非常整齊清潔，取價甚廉，約每月四十元，比旅館便宜多。每日上班乘公車約十五分鐘即到 V 街公事房，飲食祇好在左近小飯店、藥房等便宜地方。公事房甚大，但光線甚差，日間須開電燈。房大、人少，也就甚為清靜。原來辦公者祇有涂祕書及兩個打字員，他們佔一部分，我算鐵路專家，也佔一部分；後來添了一個公路負責人叫 John Elder，又有一個專家叫 Miles，都是美國人。各人辦各人的事，毫無關聯。劉先生偶而叫人進去談談辦事近況，并無多事，我的責任在取得詳細鐵路器材，所以常常催問劉先生最近與租借法案管理處接洽情形如何，據他說這條鐵路完全為戰時運輸而設，租借法案管理處已與軍政部接洽妥當叫軍部審查有無必要。此事在杜局長走前已有消息，并且軍部會派一上尉 Captain 來與杜先生接頭，我在旁邊聽到。上尉問：「你們的說帖上說一年半可以造成，對不對？」杜稱：「地形山陵起伏，器材不能就手，不易如期辦到！」「那不行，非辦到不可！」此人非常粗魯蠻橫，而且官職如此小，怎能有效！杜走後一直無消息；我在公事房，將料單取出一一研究，并將無規範書者一一寫出補充。有一天，劉先生說軍部來話要我們的鐵路專家去軍部接洽，并將人名地名告我，叫我即去。

與五角大廈的交道

軍政部所在地在華府城外五角大廈 Pentagon 為剛剛完成之新建築。由空中下看，建築成一個

正五邊形，甚為宏壯，每邊有房間五排，只計五層，可容三萬人。建築一邊有停車場，廣袤數十畝，停車萬餘部，排列整齊，五光十色。到大門後，有登記員數人，登記發證後，由彼電告所欲見之人，再由裏面派員來大門口來接。人來後驗明證實，他即引路前行，先走長長甬道，再穿門入戶，走入一大間，到我所欲見之人，此人此時，叫葛爾上尉Capt. Goert專門指派接洽中國鐵路器材事宜，兩年後即升為葛爾上校Col. Goert。此人生得矮小，忠誠和藹，熱心服務，與我兩人將材料單細讀一遍，此單甚長甚多，自火車頭以至開車用之紅綠旗連同鋼軌枕木無一不備。他說他不懂的將來請專家與我談論。其中有兩宗非請專家不可，第一是火車頭，第二是號誌。是後我就每天去五角大廈找葛爾辦公，將材料單研究完畢為止，此時所談祇在紙上談兵，何時正式有貨正式運貨毫無把握，葛爾祇有一句話「我們將來必有一條鐵路！」但美國政府至少派出專人在研究中國滇緬鐵路！

此時有一個中國友人叫李達Harry Raider，他是中國大昌實業公司的創辦人及總經理，專門販賣美國鐵路器材與中國各大鐵路，以前在大陸上他雇用許多中國機械工程師到各路與機務處處長所長廠長接洽，有無需要機器機車車輛及配件者，所用工程司有袁伯燾、魏毓賢（菊峯）、吳慶行諸人。我在津浦浙贛服務時，他在上海，我常與見面。這回，他聽見我在華府，他就來找我。他住在包鐵摩爾Baltimore, Md. 離華府甚近，他見我一個人辦公，我到軍部，公事房就無

人接頭。他自動願意來幫忙，我覺美國人拜金主義，除無償來辦公還得每日乘火車來往自吃飯，我再三不肯勞駕。後來我帶他去見了劉先生，告以來意，劉先生歡迎他來，從此他就每天來辦公，四年如一日；真正難得。也許他在中國賺了不少錢，現在老了，有豐裕的養老金及其他利息收入，生活不成問題，但毫無活動消遣辦法，所有的朋友都是中國人，半生住在中國，與美國人脫節，正好到華府來幫中國政府的忙，仍與中國舊友來往，萬一勝利，中國要建築不少鐵路，還可同中國住或再做些生意，其本人有一年輕太太無子女，兩人住旅館公寓，生活優裕而閒悶，我有了他，就叫他做些寫信存檔要說明書寫規範等事，相處甚得。有時到軍部接洽也帶他去補充我的說明之不足，軍部態度似乎在拖延，做一天算一天，決不肯在限期完成某事之進度表，異常沈悶，然亦無法催動。

珍珠港事變發生後

週末有時去紐約看朋友，有一個週末約好在紐約的尹塘（仲容）及陳良輔兩同學，我到紐約渡週末。同時星期一我要到銀行街Wall St. 美國機車公司American Tocomwire Co開會。我記得那一天，我們三人在中國城吃了一頓好中國飯，飯後相約到旅館休息一會再去電影吃晚飯。一到旅館，我在無意之間將無線電開放，即聞「日本飛機轟炸珍珠港，羅斯福總統就要到國會公佈宣戰！」我們都不相信，換一個電台，仍是此話，再換一個，仍是一樣。我們頓時面面相覷，驚喜異常。同時就覺「我們此時不能上街，上街時瘋狂的美國人也許把我們當日本人要揍死我們！

「大家想了半天，由尹仲容電話中國街商會叫他們送三個中國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銅質襟章來，我們帶了襟章方敢出街。當晚我們非常乖，吃完晚飯就回舍睡覺。

第二天是星期一，我九時到美國機車公司開會，在路上因我有中國國旗的襟章一點不害怕，也沒有人問我，到了公司上電梯，梯中擠滿了人，有一位老太太牽住我的衣襟說「為什麼你們的飛機轟炸我們的珍珠港？」我隨即謙和地說「對不起，我是中國人！」她隨即也說「對不起！」了，開會時由公司工程師拿出許多中國政府以往所購火車頭的型式照片給我看，問我現在滇緬鐵路所需是哪一種，我說「中國政府一九三六年所購那一種Locomotive，不過軸重要改為E-3軌距改為一公尺。鈎高與緬甸鐵路者相同。」以後又講到許多附件我要「過熱器」「預熱器」等，開了一天會，我當晚就回華府。次日上班報紙無線電緊張得一塌糊塗。李達說「日本人幫了中國政府的忙不少，經此一打擊，美國全力參戰，中國和美國併肩作戰，中國要什麼，美國應該給什麼了！」

遷移居處友朋咸集

在這一段時期內美國政府及民間皆繁忙戰事，第一個先節省汽油，每車每星期限用十加侖，由政府發給汽油票，以後漸漸對於其他物資也逐漸加以管制，我們算是外交人員，持有外交護照一切特別優待不受任何限制。不過市民所願慮者為日本飛機之轟炸，過了一兩個禮拜不見飛機到來也就較為平靜，我們那時因為美國軍部忙亂得

不得了，也就知趣不去打攪，自己找些應做的事，趁時趕辦，我在這時就學會了開汽車。

那時我們幾位單身漢都住得甚遠，涂先生找我說我們公事房對面有空房出租問我要不要，我住的甚遠，那個法國包租婆倒也有人情味，我記得有一次早晨洗面不慎將一顆假牙落在面盆裏，由盆底洞流出。我想了半天，覺得那盆下面一段曲管必可將重的假牙留存在那裏。我告訴了她，她居然自己有工具將彎管拆下來看。沒有，假牙竟流入下水道，祇好認霉氣到牙醫處再做一只假牙。又有一次在我剛要出門到外埠去，匆促之間，她在大門口說：「我有一個抓彩的頑意兒Raffle，你要加入吧？一塊去！」我隨時給她一塊錢，她給我一張有號碼的票，也沒有問她是什麼東西，忽忽地我就走了。幾天後回來，她笑向我說：「你贏了那張彩！」一會兒，她捧了一張五彩絨線結的被，既美觀又溫暖，好極了。這次要搬家，倒有點捨不得，但有同事同住有個照應，同時在戰時彼此消息靈通些，又如宋先生劉先生要找我們也容易些。結果我們都搬了去，原來祇有我同涂兄後來朱光沐（秀峯）也加入，各住一房，有什麼事大家都知道。

這次新房東是三代同堂，老祖母、母親同住，小夫妻兩個主持家務，丈夫在外面做工，早出晚歸。白天代我們收拾房間，甚為安靜，我們的公事房雖在對門，但也早出晚歸，中午在小飯店或藥房吃點東西，晚上還得相約到外邊吃飯。碰到下雨下雪，實在也嫌煩，想吃中國飯非到唐人街不可，既貴且不好，後來在左邊新開一家小飯店，

據說是施肇基大使的廚子開的，他是北方人，做的蒸餃子炸醬麵很好，我們就常去照顧，吃得甚滿意。美中不足的是那地點在黑人區，顧客大都是窮苦黑人。那時黑人的社會地位甚低而且不講究清潔，我們也就不多去了。我們住的地方有一層好處，街的斜對角就是羅斯福旅館，是一個中等旅舍，價廉物淨，我們中國來人多住在那兒，所以我們招待客人，客人與我們接頭都很便當。那裏面又有個理髮店，甚整潔，我們就變成長期顧客。中國人當日在美國理髮是一件苦事，華人頭髮較西人硬，一剪下來，到處飛舞，所以在香港理髮叫飛髮。美國人代華人剪髮後弄得一身短髮，不甚舒適，所以他們就乾脆不代中國人理髮。有，則理髮師為黑人，價廉而物不美。這旅舍的理髮店知道我們都是中國大使館的職員而且是長期生意，所以特別降格歡迎光顧。

過了不久，我們的房東婆媳動了腦筋要代我們做飯。我們就叫她們試辦，試了幾天，吃得不錯，她們又要求我們代覓午餐客，結果又找了幾位，如交通部電訊代表尹仲容，軍政部軍火代表王乃寬，及劉先生新添之公路工程師顧憲祥都來吃午餐，吃飯時各人講各人的故事，有時笑得聲達戶外。我們這一時期在美國的生活為最美滿最有成就。中國政府代表中有一位代表兵工廠的叫江鈞，此人南人北相，生得魁偉有力，任何手提槍砲，他可在當面拆散隨即合攏裝成原樣，神速異常，到軍部接洽軍火事件由他負責。衛生署是劉瑞恆，他住在郊區，我常到他住處談，他有一次自己動手燒茄子，燒得好極，我向不喜吃茄子，這

次吃後方知特有風味。

我們住的地方很安靜，小夫妻沒有小孩，上兩代婆媳同住一房，我有時無聊也同她們閒談。老祖母說她原有兩個兒子，大的就是中間婆婆的丈夫，小的身體甚好，已經在外做事，有一次他在淋浴時，外面有雷雨，雷并不大，可是他被雷殛死，言下唏噓，中間婆婆就問中國人是否相信來生。我就將中國佛教輪迴之說略略道及，他們聽來非常有興趣，大概年事已衰，打聽離開現世後有無希望。

中國戰場受到重視

羅斯福總統在此期間常在晚間藉無線電（尚無電視）演說，馬希特勒罵東條，一方面國會通過種種作戰措施，最重要者設立戰時生產局，戰時物質分配局等，下令軍政部立刻趕造飛機船隻槍砲，并立刻充實海陸空軍人員，真是萬事并舉，在這時看美國人，看得可愛，他們真萬眾一心，同向一個方向走。男人不够用，女人們也趕到工廠去造砲造船造飛機，鐵路海洋運輸更是忙不勝忙。我們聽得起勁看得也起勁，同時我們將所有應與軍部接洽之材料與說法都作萬全的準備。有一天葛爾上尉來電話，直接找我講話，說：「請你明天上午十時到軍部來開會，討論中國所需鐵路機車設計問題！」當時李達與我都興奮起來，想美國政府已看中中國戰場之重要，要我們拖住日本在中國的幾萬萬軍隊。我們所要的這區區物資大概不成問題。想此後到軍部接洽將有些動作，不僅是溫吞水似的同我們紙上談兵了。